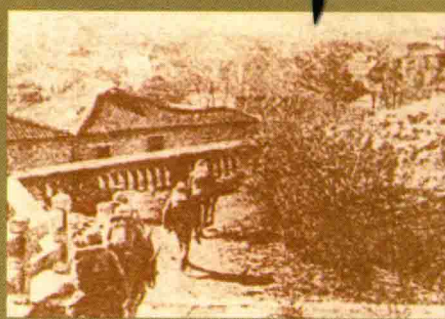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下)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埔将帅/陈锡增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46

定价: 478.00 元

4 蒲湘风云中的砥柱陈明仁

马革裹尸，方显英雄本色

人们知道，程潜决心脱离蒋记政府，投向中共。根本目的是要谋湖南之和平，而决不仅仅只是他的个人去向问题。这就是说，单就他个人去向而言，程潜投向中共应是轻而易举的。只不过越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往往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反之亦然，要想把这件事情办得富有历史意义，前提条件就是要使长沙古城免遭战火之灾，要实现这个前提，显然并非轻而易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程潜深感手中兵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程潜首先想起了东明仁。在程潜看来，他与陈明仁既有同乡关系，又有师生情谊，几十年来相处甚好。除此之外，程潜已经得知，陈明仁的反蒋情绪正趋明显。

但是，陈明仁究竟会不会毅然投向中共，程潜在1949年初是没有绝对把握的。这与陈明仁的特殊经历及其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于这一古训，陈明仁是殊为欣赏的，且努力将其要义灌注于自己的行动之中。

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4月7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洪源乡洪源村陈家岭的一个农民家庭。

人们常说，尽管人生的旅程是漫长的，但关键处却只有那么几步。正是这几步，走好了，有可能飞黄腾达；走不好，就难免默默无闻，乃至“一失足成千古恨”。陈明仁之所以由一名农家子弟升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程潜和蒋介石分别对他的器重，不能不说是个殊为重要的因素。

正如古人在论述西施的转化条件时指出的那样，“平时岂殊众，贵时方悟稀。”陈明仁在从戎之前，较之于那些同代、同龄的农家子弟，很有些“待琢之玉”的味道。

陈明仁的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祖父陈申其是一个常遭他人剥

削、欺负的农民，自耕十多亩水田，维持全家生计。1930年祖父去世之后，父亲陈保廉精打细算，加上后来陈明仁在军队的奉饷，逐渐兴起家业，置有良田数百亩，每年可收租谷1000余担，成为当地比较富裕的绅士家庭。这就是说，陈明仁离家之前，家庭生活是不怎么富裕的。

1910年，7岁的陈明仁到李茂秋先生的门下读私塾，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幼学》、《增广贤文》等。陈明仁聪慧敏捷，功课优异，深得先生赏识，被称为“有出息的伢子”。1913年进入新式学堂就读，至1915年，因负担不起学费而辍学。1916年，其母樊氏去世，其父续弦江氏为妻。年仅13岁的陈明仁与本地一名14岁的农家女子谢芳如结了婚。

在陈明仁的孩提时代，颇通诗书史籍的陈保廉望子成龙心切，除了常向陈明仁传授做人的诀窍之外，还反复讲述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誓死抗元”以及于谦“刚直不阿”等名人故事，激起了陈明仁对诸多民族英雄的崇拜。他不仅懂得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天下太平”的道理，而且记住了岳飞治军六法：“一是重搜选，二是勤训习，三是公赏罚，四是明号令，五是严纪律，六是同甘苦。”

辍学之后，陈明仁一面参加轻微的农业劳动，一面坚持自读书学习。后又到醴陵东三区白市区小学补习高小课程。1920年陈明仁来到省城长沙，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兑泽中学。毕业后，即回到家乡白兔潭祠堂小学教书。那时，由于教师收入菲薄，仅能维持本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余钱拿回家。陈明仁的祖母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读了书还是无用，以至不肯让他回家居住。陈明仁则痛感教书没有出息，在家又无法容身，便逐步有了离家出走，到外面去闯前程的念头。这就为他有幸结识程潜埋下了“伏笔”。

程潜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长，于1923年冬筹建了“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程潜兼任该校校长。1924年春，正值陈明仁定下“辞去教书匠，奋战在疆场”的决心之际，程潜派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醴陵籍人士李明灏和柳漱风等人到湖南招收“陆军讲武学校”新生。一些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奔走相告。陈明仁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他意识到“当今世道是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年代，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

1924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李明灏、柳漱风等人到湖南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收学生。陈明仁听到此讯，欢喜欲狂。连声叹曰：“当今世道是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年代，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马革裹尸而还，方显英雄本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考军校，拿起武器，打倒列强！”

“娼儿，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我投军去吧。”陈明仁向祖母和父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行！”掌握家庭内外大权的祖母坚决不肯，她声色俱厉地说：“留你伯伯的娼明礼在家种田，让你在长沙城里读了几年中学堂还不知足，还想到外面去读军校，莫做咯号梦！”

“要去，我红黑要去。肯，我要去；不肯，我也要去。”“红黑”二字是湖南人表决心的习惯用语。

坐在一旁的父亲陈保廉，不知如何是好，默不作声。他深知考军校是件好事，懂得“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道理，陈明仁到兑泽中学读书就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

“娼儿，让他去算了罗！”站在一旁的谢芳如轻轻地说了一句。

“不行！我们为你做恶人，你倒做好人，贱东西。”娼儿把孙媳妇骂了一顿。她只好忍气吞声。

陈明仁13岁时，母亲病重，想讨媳妇“冲喜”。他便和谢芳如结了婚。妻子比他大一岁。谢芳如是农家女子，长得美丽端庄，聪明善良，勤劳朴实。婚后两口子感情融洽深挚。

娼儿置陈明仁的要求和孙媳妇的劝慰于不顾。于是，陈明仁情绪消沉，每天饮酒解愁，跑到石溪头赌钱打牌，消磨时日。久而久之，染上了豪饮豪赌的习气。他的“手运”很差。打牌牌不顺，押宝不灵，竟然连被褥帐子也输掉了。有一次还输了十担茶油。父亲只得帮他还清了油帐，但陈明仁仍然日夜赌钱，以致一输到底，债台高筑。祖母知道后，捶胸顿足，顺手拿起一根竹扁担，冲着陈明仁边骂边打。倔强的陈明仁与娼儿对骂起来，气得祖母呼天喊地，狠狠地骂道：“你咯个右上有下的家伙，给我滚！”

陈明仁破釜沉舟，决心出走。他连夜赶了几十里夜路来到族叔陈旷周家里，请他想办法好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陈旷周曾经是程潜任湘军总司令时的科长。他最器重陈明仁，认为这个侄子将来会大有出息，于是立即向程潜写了一封推荐信，并给陈明仁一笔路费和一套新的被褥帐子，还派了一个姓胡的大汉子帮他挑行李，一直送到长沙城。

临行前，谢芳如带着儿子扬剑、扬铨赶到陈旷周家。丈夫要出走，她哭了一个通宵，边哭边帮丈夫上了两双袜底子。陈明仁接过妻子亲手上好了底的纱袜子，流着热泪说：“芳如，等着吧！我陈明仁只要干出一点名堂来，就会来接你的……”

“谢嫂子，放心吧！陈哥儿这一去，鹏程万里，不当个军长，也要当师长回来。”挑行李的胡大汉子一边催促启程，一边风趣地说。

陈明仁从长沙乘火车到汉口，再绕道上海坐海轮到达广州。登岸之后，直奔大元帅府军政部找程部长，程潜派李明灏将军出来接见。李明灏也是醴陵人，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时，程潜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李明灏任教育长。几个月前他去长沙招来一批年轻学员，其中有陈赓、左权、宋希濂、李默庵、邓文仪等。李明灏习惯地偏着头对陈明仁说：“名额满了，不收了，你还是回去吧。”陈明仁急不可耐地回答：“我是醴陵来的。”他以为既是同乡人，总可以讲点情面吧。谁知李明灏当面泼了一瓢冷水：“醴陵的更不能收。程部长早有指令：这次回湘招生，要唯才是举，不能只讲乡亲熟人关系。”陈明仁这时急中生智，使了个激将法：“陈科长的信里，并没讲我是个饭桶。”

“陈科长！哪个陈科长？”李明灏接过陈旷周写的引荐信，他从信中得知陈明仁是陈保廉之子，并且是个“有用之才”时，便亲热地说：“我可以帮你跟程部长讲讲看。不过，你要改个籍贯，不能写醴陵人。因为现在要求入伍的人很多，我们收不了，如果只收醴陵人，人家会讲闲话。”

陈明仁心领神会，便将籍贯胡乱地改为浏阳，经程潜审阅后，讲武学校破例地收了他这个“有用之才”。当时讲武学校有四个大队，陈明仁被编在第四队。

讲武学校对学生的训练与管理都是沿用旧军队的一套，动辄打骂，军阀习气甚浓。监督周贯虹对学生压制尤严，学生对此敢怒不敢言。程潜为办好学校，把军政部官员的伙食费节约一部分作学校经费。有时还变卖个人的金银首饰以资助学生伙食。虽然伙食可以勉强维持，而学生生活仍然比较艰苦。陈明仁入校虽晚，但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均达到了优秀。他遇事敢说敢为，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一天晚自习，经陈明仁提议，全队集体向学校提出了改善伙食的要求。次日，学校传令全体集合，周贯虹走上讲台，怒不可遏地宣布：“昨天四队发生的事，是造反！堂堂大本营学府，容不得此等不法行为。”顿时会场一片沉寂，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

“领头的是谁？站出来！”周贯虹声嘶力竭地叫喊。

“是我！”陈明仁应声出列。他认为，本队学员的正当要求无可非议，更谈不上“不法”。周贯虹斜视着这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心中思忖：好家伙，胆量倒不小，不治此等顽生，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何以弹压众人。何不杀一儆百。于是他高喊“来人”，霎时走出两名校警，当着四百名师生之面，将陈明仁手心重重打了二十下。打毕，周贯虹咬牙切齿地说：“似这等违纪行为，本应军法从事，念其坦白，从轻处罚，毋勿后犯。”陈明仁对此极为不服。

1924年9月，孙中山从广州进驻韶关，指挥北伐。程潜担任鄂军总司

令,随队出征。一天,孙中山到讲武学校讲话宣布:“程校长须随师北伐,不能兼固校务。今后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由蒋介石负责。”随即,讲武学校三、四队学生奉命毕业,编入总部卫队营;一、二队学生拨给了初成立的黄埔军校。不久,三、四队学生集体推选陈明仁、李默庵、袁朴等12人为代表,去见蒋介石,要求到黄埔受训。陈明仁为十二代表之首,向学校请假未准,12人便冲出校门到黄埔。蒋介石热情接待了这12名学生后,目送着这些虎虎有生气的青年人,不由叹道:“乱时,将才难得呵!”从此,陈明仁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明仁从黄埔返回讲武学校,一进校门,就被校方扣押。原来12人冲出校门之后,校长即宣布将12人开除学籍,后经黄埔学校袁秘书交涉,才收回命令。但袁秘书一走,讲武学校又挂牌开除。同学们得知陈明仁被开除学籍,又被扣押,顿时群情激愤,要求评理。校方怕闹出乱子,便采取折衷办法,由各区队联名向校方担保不开除12名学生。可是这12名代表坚决不接受这一调解,甘愿开除,当晚愤然离校。不久,黄埔与讲武学校正式合并。这时,周贯虹提出:黄埔不得接收开除的12名学生。蒋介石表面答应,暗地里则派人到陈明仁等居住的旅馆付清用费,将他们接入黄埔。当讲武学校其他同学并入黄埔时,陈明仁等12人早已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了。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陈明仁潜心钻研军事,从不参与政治社交活动,立志做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因此,他上课特别聚精会神,尤以战术课为甚,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并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常与教员刘尧宸争论问题。刘尧宸很喜欢陈明仁这种敢于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些有胆有识之士,往往是驰骋疆场有所作为的将才。因此,刘尧宸的本子上暗暗记下了陈明仁的名字,在课堂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下课又与他亲切交谈,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双方感情十分融洽。久而久之,刘尧宸的性格、作风,给陈明仁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他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根苗。陈明仁在自传中宣称:刘尧宸是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

蒋介石带头高呼:“向陈明仁看齐!”

1924年底,陈明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孙中山为巩

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以平定陈炯明之乱。孙中山决定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为基干,成立两个教导团,陈明仁分配到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任见习排长。陈明仁的教官刘尧宸担任了教导二团二营营长。在围攻淡水之时,陈明仁打仗勇猛顽强,被升为少尉排长,有了正式军衔。第一次东征历时两个月于3月结束,是役击溃了陈炯明之洪麟部主力,占领了淡水、五华、兴宁、梅县等重镇。

同年7月,陈炯明又卷土重来。于是,国民政府决定由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的第四团进行第二次东征。此时,刘尧宸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团长,他把陈明仁调到本团三连任中尉排长。刘尧宸打仗勇敢,从不自惜自保,但陈明仁比他还要胆大三分。刘尧宸经常夸奖说:“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些。”

第二师四团的连长均系黄埔一、二队毕业生,在些连长瞧不起陈明仁等插队生。陈明仁也看不上这些连长,他经常跟连长顶嘴,有一次还打了连长一记耳光。连长要严惩陈明仁,在刘团长的保护下未给任何处分。

9月,三连由虎门开赴东莞前线,营长见陈明仁身染重病,叫他留在后方。但血气方刚、好胜心强的陈明仁却坚决要求出征。三连长轻蔑地对陈明仁说:“陈排长,你带领弟兄们占领东门一个山头怎么样,还能动吗?”带病行军一夜的陈明仁,此时已疲惫不堪,但他面对连长神气的姿态和挑衅的目光,额上青筋突起,浑身热血奔涌,大喊一声:“弟兄们,跟我上。”随即一跃而起,指挥全排抢占了这个高地。接着,又一鼓作气,带领全排,乘敌不备,直插敌群。陈明仁这个排竟缴了陈炯明一个营的枪。后续部队很快乘胜攻入东莞。陈明仁以重病之驱,功居全团之冠,倍受刘团长赏识和器重,他一面到黄埔为他报功,一面将原连长调走,升任陈明仁为三连连长。东莞一战,使陈明仁崭露头角,为他后来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月12日,全师在蒋介石、周恩来等黄埔高级将领直接指挥下,攻打陈炯明残部固守的惠州城。团长刘尧宸自告奋勇,愿带四团主攻惠州。陈明仁病情未减,仍坚持要参加战斗,幸好张际春让了一匹马给他骑,才减少了行军中的痛苦。

惠州地势险要,城墙坚固,四面临水,无论从哪里攻城,都必须跨过一道桥才能到达城边。陈炯明的部队据险临高,顽强抵抗。担负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求胜心切,炮火尚未给步兵打开通路,即令步兵冲锋,不到一个上午,就伤亡数百,冲锋队伍无法继续前进。

为了突破一点,师部决定成立敢死队。师部将任务交给刘团长。刘团

长命陈明仁担任敢死队长，由三连组成敢死队率先爬城。荣立战功能出人头地的思想驱使陈明仁忘记了身上的病痛，决心决一死战。临战前，刘团长带头写下遗书，以示破釜沉舟。这对陈明仁影响很大。以后每次打仗，他都先写好遗书。

天还未亮，刘团长来到前沿阵地，要带领三连冲锋。他问陈明仁：“陈连长，登城的梯子都准备好了吗？”

“报告团长，一切准备就绪。”陈明仁回答。

“跟我来！”刘团长准备带头冲锋。

“不，团长，让我先上！”陈明仁坚决地向刘团长要求。

“敢死队敢死队，我们不敢死谁敢死？黎副连长带好队伍，我和你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刘团长以命令的口吻对陈明仁说。

陈明仁和刘团长两人率队进到城下，命令架上梯子，准备爬城。刘团长抢先一步，爬了上去。陈明仁只好在下面撑住梯脚，抬头望去，只见刘团长已迅速到了顶端，正待翻墙而上，谁知一颗子弹射来，击中刘团长的头部，刘团长随即栽倒下来，当场阵亡。

这时，有的官兵看到团长牺牲，主张撤退待命。陈明仁怒目圆睁，厉声喝道：“不行！”陈明仁扑在团长的遗体上失声痛哭，呼喊道：“团长，我们给你报仇！”他猛地站起，一把握住黎副连长的手，涕泪纵横地说：“今当以死报国，若吾两人获一生还，其各以父母妻子相托，甘苦与共，毋负亡友。”言毕，即腰缠手榴弹数枚，挟青天白日旗一面，手持驳壳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上云梯，迅速登上城头，大喊一声：“冲呀！”紧接着，黎副连长和队员们也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不支，弃枪逃命。陈明仁率众追击，一直将青天白日大旗插上城楼的最高处，后续队伍一拥而上，攻克惠州城。这一战役成为黄埔军东征以来第一个最光辉的战例。

陈明仁率队攻城时，蒋介石带一班将领在后面阵地上用望远镜观战，见城楼上旗帜飘扬，敌军败退下去，便兴奋地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

“陈明仁！”站在身边的黄埔军校教官李明灏立即响亮地回答。蒋介石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个带头要求转学有股虎气的陈明仁的雄姿。

蒋介石认为这是大振黄埔军威的一个极好机会。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何应钦、俄国顾问鲍罗廷等，在惠州城外集合全体官兵，召开庆功会。由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致敬。蒋介石还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命令到会全体官兵举枪向陈明仁致敬，并当场宣布提升陈明仁为营长。这个事迹后来被国民党宣传了几十年。南京军事

博物馆有一幅大型油画，既画了陈明仁的率先登城，也画了蒋介石的临阵督战。1949年9月，陈明仁进京参加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见到陈明仁，第一句话就问：“你还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致过敬哩！”

在惠州战役中，陈明仁以勇誉满全军。惠州之役后，他的官阶衔级得到晋升，个人地位扶摇直上。有些热心肠的人要给他做媒，连宋美龄也征得蒋介石同意，介绍廖仲凯的女儿给他为妻。他拒绝说：“师母可能不知，我已有了爱人和孩子，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妻不可忘，谢谢你的好意。”

随即，又来了一位热心人，一到陈明仁住所，就以长官的姿态，先来一番称赞：“凡黄埔学生，要是个个都象陈明仁这样英勇善战，何愁叛逆不除，军阀不灭？又何愁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复兴？”然后，满面笑容地问他：“你获得这么大的荣誉，是黄埔的骄傲，近来有什么想法？”

“这……”陈明仁略加思索之后，襟怀坦白地说：“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国军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荣誉应该属于那些壮烈牺牲了的兄弟，如刘团长、黎副连长等。近几天我正在为他们报功、申请抚恤。黎副连长家中只有一个年幼的孤儿，我想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住。”

“你家中有些什么人？”

“嫡妻、父亲、继母、弟妹，还有一个糟糠之妻。”陈明仁如实回答。

“呵，你成家了？”来客本想把当时国民党一位要人的小姐介绍给他，听说他已成家，不免有些愕然，但仍语气平静地问：“你这么年轻，没有成家吧？”

“不仅成家了，还有两个犬子哩！”陈明仁不等对方说完，连忙补充说。

“这……唉！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现在出门在外，应该不予承认，另找新欢。”

“不，我承认。糟糠之妻不能忘呵！”陈明仁毅然地回答着。

“兄弟呀！这是蒋校长的意思，机遇难得呀！人家想高攀都攀不上，婚姻事小，前程事大。象你这样年轻有为，如再顺应蒋校长的意思，一定会鹏程万里。若拂逆了蒋校长的意思，那就是再有才干也难说呵。”这位来客晓以利害，但陈明仁仍果断地回答：“我是陈明仁，并非陈世美，在其他事情上可以顺应蒋校长的意思，在婚姻大事上，我不能丧失天理。”

陈明仁送走来客之后，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拒绝这门婚事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厄运。此刻，他的眼前浮现出妻子谢芳如和两个孩子的身影。早几天，他给爱人寄去了全部的奖赏，寄去了功勋证书，也寄去了一颗心。今天，他怎能忘情负义，背弃糟糠，喜新厌旧……

“糟糠之妻，永不抛弃……”他更加坚定了决心。后来，他从同乡李明灏那里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的那位要人知道陈明仁已有妻室儿女，便将那位热心的媒人狠训了一顿，认为他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蒋介石得知陈明仁表示除此事之外，其他事情都能顺应他，不仅不怪罪陈明仁，而且更宠爱他了。陈明仁拒绝了这门亲事，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厄运。相反，他赢得了更多的赞扬和美誉。

从此，陈明仁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先入军校进修，后接连升任团长、旅长、师长。但他对妻子仍然一往深情。他亲自回乡将她和孩子接到军中，朝夕相处。

后来，陈明仁手把手地教谢芳如写字、写信和翻译电报，使她由一个“睁眼瞎”的农村妇女，变成了知书识礼的好管家和粗通文墨的机要人员。她就是当了师长、军长太太之后，还照样一针一线地帮助丈夫缝袜底，也使陈明仁养成了新袜子谢芳如没有给上好底就不穿的习惯。

平日，夫妻互助互爱，体贴入微。有时，陈明仁心情不好，大发脾气，谢芳如就耐心劝慰，和颜悦色地和他谈笑，直到丈夫转怒为喜。而当谢芳如生气发火之时，陈明仁就小心翼翼地回避锋芒，或沉默不语，或言他事。因此，两口子从不吵架。熟悉他们的人纷纷夸奖说：“在国民党将军之中，对原配夫人尤其是比他还大一岁的乡村女子，这样关怀爱护，忠贞专一，不娶小老婆，我们还只见过陈明仁一人。”

1931年，陈明仁任第三独立旅旅长，年仅28岁。当时，冯玉祥、阎锡山、石友山等联合汪精卫共同反蒋。第三独立旅归第三师师长陈继承指挥，列入刘峙所统帅的南路军的战斗序列，与北平的张学良部沿平汉线对石友山部合力夹击。陈明仁的第三独立旅任南路军先锋。在一次作战会议上，陈继承提出需要用较多的兵力和十天或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该师所接受的任务。

陈明仁十分神气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红黑是要听指挥的。不过，要看指挥官有没有本事。”

他的几位亲信都劝他不要居功傲上。跟他当书记官的温汰沫劝他：“你不要得罪陈继承。听说他人恶，样子也长得凶，活象一个巨灵神。”

“那是摆得看的。在我们军队里，我还只佩服死了的刘团长，自己不怕死，本身过得硬。”陈明仁毫不在意。他因在蒋系队伍中青云直上，颇有几分居功自傲的气派，提出以他们的独立旅吃掉石友山。

陈继承大动肝火对陈明仁说：“你们只有一个旅，仅三个步兵团，还是不宜孤军深入，盲目打先锋。”

陈明仁则激昂慷慨地说：“黄埔精神一向以少胜众，不应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

“什么估计高不高？石友山的人马是三个师，九倍于你的兵力，这难道有假？”陈继承大为不悦地说。

“陈师长，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马上率部前进，愿立军令状，打不赢他，我提着头来见你。”陈明仁说完，立即起身昂首而去。

陈明仁来到军营，集合全旅，当众立下军令状，还交给温汰沫和罗召南一份遗书：“万一险遭不幸，拜托后事。”他跨上战马，率领全旅疾驰猛进，在河北巨鹿庄与石友山主力激战，以一个旅击溃石友山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俘获马匹枪弹无数。石部前敌总指挥钟前光踵门请降。

陈继承来到战地视察，眼见所获战果远远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不觉面带愧色，心生嫉妒，对立功官兵无从启齿。事后，他仍认为陈明仁是“冒险行动，不足为训”。从此两人极不相和。

讨石之役后，蒋介石打算将陈明仁提升为八十九师师长。由于陈继承暗中陷害，陈明仁落得有功无赏，只当了个八十八师副师长兼二三八旅旅长。陈明仁更加藐视“巨灵神”这类“上司”，但对蒋介石仍然尊敬、崇拜，认为总有一天会得到校长的赏识。他对自己的亲信温汰沫说：“好在老子还年轻，等着瞧吧。”

1933年，陈明仁提升为八十八师师长，但又遇上了另一个“巨灵神”——当时“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陈明仁归蒋鼎文指挥，对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作战。当进兵建瓯时，接蒋鼎文密电，说陈明仁师部军需科长温汰沫言论反动，有通敌嫌疑，令押解总部讯办。陈明仁对此置之不理，将密电留下不批。温汰沫为他担心：“这样做，行吗？”

陈明仁果断地说：“有什么行不行？不要怕，你还是做你的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后来，在蒋鼎文多次催促下，陈明仁给蒋鼎文回了一个电报：“已将温汰沫放在本师特别党部反省。”实际仍留在他师部工作。蒋鼎文对此大为不满。

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打败以后，八十八师移驻延平，仍归蒋鼎文指挥对闽赣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4年夏，陈明仁所属的二三八旅在沙县被红军击溃，旅长陈平裘落荒而逃。陈明仁埋怨蒋鼎文对红军情况判断不明，不该将全师主力分割使用，便对总部派来的联络人员破口大骂：“老实告诉你们，我陈明仁天不怕，地不怕，这场官司可以打到蒋校长那

里去!”当蒋鼎文到防地视察时,陈避而不见,蒋鼎文对此积怨恨甚深。

后来八十八师移驻龙岩。蒋鼎文趁陈明仁师在沙县战役所损失的兵额未及补充之前,即派出点验组到前线突击点名,对其招募在途的新兵统统指为缺额。蒋鼎文就给陈明仁安上“大量吃缺,贪污粮饷,一贯骄傲,不服调遣”的罪名报告蒋介石。不久,蒋介石给陈明仁来电:“八十八师师长以副师长陈琪调升,陈明仁来见。中正。”

陈明仁来到庐山,恭恭敬敬地去见蒋介石,本来是准备挨骂的。他知道蒋介石骂人是突然发作的。谁知蒋介石见面便说:“调你回来,继续深造。就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编在第一大队任大队副兼中队长。”

蒋介石为培植个人势力,消灭红军,兴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团以“剿共”军事为中心,大量灌输“崇拜领袖”、“复兴民族”的法西斯教育,为蒋家王朝培训奴才和打手。陈明仁就任副师长、师长之职期间,曾两次参加集训,接受“剿共”和“忠于校长”的教育。1933年,他参加了对豫鄂皖红军的进攻,奉令在七里坪、新集两处“进剿”红军。同年,他率部进驻龙岩。一天,“围剿”红军的东路指挥官蒋鼎文给陈明仁拍来一封密电:“查有一部分国军官兵,被红军俘获后经训练释放回你部作策反工作,署将这部分人扣押,予以断然处置。”陈明仁立即将被红军放回的国民党官兵关押起来,并派一部分人化装成犯人,混入狱中进行侦察,查获了数十人并予以枪决。陈明仁在自传中对此深感内疚。

陈明仁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了几个月之后,二师师长黄杰突然告诉他,蒋介石准备调他到二师任参谋长。

“师参谋长!什么时候降了我的级?我犯了什么王法?”

“这……”黄杰笑而不答。在陈明仁再三追问下,才说:“我也不知道校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去问问师母吧。”

陈明仁找到宋美龄,劈头就问:“我究竟犯了什么事,要降级使用?”

宋美龄笑容满面地说:“这是校长对你的考验,要磨一磨你的傲气,也是他对你关心。大家都说你太居功自大了,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你就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嘛。本来是师长,现在连黄杰手下的参谋长你都愿意当,那还有什么傲性可言?那些对你的冷言冷语,不也就不攻自破了吗?”

陈明仁感到啼笑皆非,沉默一阵之后,对着师母也象是对自己说:“军人红黑以服从为天职。去就去吧,我也不是只能上不能下的人,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久,陈明仁从二师被调了回来,去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闲职。

1935年,陈明仁被调到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陆军大学是当时国民党唯一的一所高级军事学府。如果说陈明仁在黄埔学习是专心致志,那么在陆大“深造”,则完全是为了捞取资本。他在陆大学习了三年,自认为是“鬼混了三年”。1938年春,陈明仁手执陆军大学毕业文凭,堂而皇之地到军政部上任,当了军政部的副部长。元月底,陈明仁被任命为预备二师师长。这个师是贵州省的保安团队编成,官兵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军事素质极差。陈明仁到湖北咸宁接任,第二天便奉令开赴九江作战。

预二师来到战区,陈明仁抓紧时机日夜训练官兵。经过争分夺秒地训练一段时间,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九江战斗打响以后,有八个师都在日军“武士道精神”面前溃不成军,唯独陈明仁师猛打硬拼,坚持不撤,等待援军,终于完成了作战任务。

受训庐山,加入帮会

“什么‘巨灵神’?什么‘剿总’大脑壳?我看是十足的小人!我真该如此,一辈子犯小人。”陈明仁常在同僚面前大发牢骚。原来,1933年,当陈明仁当上第八十师师长时,惹翻了一位“巨灵神”,即当时国民党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此人不学无术、专横跋扈、唯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以打击报复为能事。话传到蒋鼎文耳中,他怀恨在心。后来,陈明仁手下一个旅冒然出击被红军击溃,蒋鼎文趁机以“大量吃缺,贪污粮饷,不听指挥,以至军心涣散,庶几覆灭”的罪名,抢先一状告到蒋介石那里。

一天深夜,蒋介石给陈明仁拍了个电报,命令陈明仁马上去庐山见他。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为反共培植军事骨干力量。陈明仁独自一人,一不骑马,二不坐轿,三不带随从,上了庐山。以往,陈明仁多次见到蒋介石,但那时蒋还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官位也不过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军长等职,而今,蒋介石的职位今非昔比,脾气也远不是以前了。

据传闻,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沉着冷静,切勿慌乱。回答蒋介石的问题要干脆利索,切忌吞吞吐吐。只要语言流畅,说错了也不要紧,因为蒋提出的问题,主要目的在于观察被召见者是否胸有成竹。有一次,一个旅长去见蒋介石,害怕得全身抖若筛糠,瞠目结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蒋介石走过去,摸摸那个可怜虫的衣服,故意问道:“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

呃!”那人竟嚎啕大哭起来,弄得蒋大为尴尬,最后说了句:“我军中竟有这样饭桶!岂有此理!”

陈明仁还听说,蒋最恨军人过问政治、经济,这正中陈的下怀。如果蒋介石问到闲时看些什么书,最令他高兴的回答是:常读《“剿匪”手本》和《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前者是以蒋介石署名的小册子,后者是曾胡二人“剿灭”太平天国的“经验”。陈明仁的同学李之龙,就是因为猜对了蒋介石的这一喜好,从连党代表升为营党代表,在当时毕业的学员中任职最高。

好友还告诉陈明仁,接见完毕,向蒋告退时,要一直向外走,不得回头或有丝毫懈怠,因为蒋会在背后观察你。有一次,一个师长升迁,被蒋召见,见毕出来下台阶时,他东张西望,不小心马靴一滑,险些摔倒,蒋介石便认为他“不稳重,难当重任”,升迁因此告吹。还有一次,一个跟随蒋多年的参谋,在蒋接见了一批军事要人后上汽车时,递公文包给蒋,因一时不慎掉到了地上,使蒋非常不满。后来那人出去任职,临行时向蒋辞行,蒋介石冷冷地说:“我看你办不成什么事情,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从此,那人一生不得志,临终时感慨道:“伴君如伴虎。”

陈明仁对这次召见虽已有所准备,但还是惴惴不安,如履薄冰。一名侍卫官带他走进了蒋介石的接待室,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坐在皮沙发上,领口敞开,虽然年已四十五六,却腰板笔直,气势威严,陈明仁上前一步,喊一声“蒋校长”,并立即行礼,然后不卑不亢,立正站定,纹丝不动。

“来了,好的,好的,坐,坐。”蒋的浙江口音显得非常和气。陈明仁连忙恭敬地坐下,心却怦怦真跳,蒋介石先从鼻孔里“唔,唔”了几声,两道犀利的眼光上下打量着陈明仁。寒暄了片刻,蒋介石微笑着问:“你近来都看了些什么书呀?啊!”陈明仁立刻胸有成竹地回答:“校长,平时学生最喜欢拜读《剿匪手本》及《曾胡治兵语录》,偶尔也读了读《孙子兵法》之类的书。”

“哦!那好,那好,我也是喜欢这几本书的。”蒋介石又问:“这个这个,你把这两本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好吗?”此时,陈明仁的紧张情绪已经缓和了,对这两本书,他下过不少苦功,早已倒背如流。《剿匪手本》里的什么搜索、警戒、通讯、联络、侦察、窥视六项原则,《曾胡治兵语录》中的那些中庸之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四维八德等,他都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蒋介石不时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也对答如流。蒋介石不断点头,额头上的皱纹早已舒展开来。

“看起来,你的这个学习精神倒还是不错的,现在调你回来,这个,啊——”讲到这里,蒋停了一下,“是为了再给你个继续深造的机会,你先不要下山了,就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吧!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嘛。”

“是！学生遵命！”陈明仁两脚“啪”的一声，以十分标准的军人姿态行了礼。蒋介石起身踱到硕大的办公桌前，提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几笔，然后又递给了陈明仁。“好好干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陈明仁的视线移到了那张纸上，只见那上面写着以下字样：“兹任命陈明仁为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中正。”蒋介石带着白手套的手一挥，算是结束了这次对陈的召见。

到后来，由于蒋鼎文的不断挑唆，陈明仁还是被免除了师长的职务。

从戎之初，陈明仁就曾立下决心：一心习武，不问政治，不参加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帮派组织。但多年的实践表明，要步步高升，就必须掌握好手中的军队，而要控制好军队，参加帮派组织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因如此，陈明仁参加了青、红帮，并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这段经历，也富有些传奇色彩。

陈明仁所在的预二师在九江会战时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以致后来军政部要取消这个番号，都因陈明仁的坚持而保住了。到1942年，在参加了桂南会战后，预二师又补充了三个团的新兵，这些四川兵大多数是青、红帮的兄弟。帮派组织的势力大大超过了部队行政管辖的力量。该师的副师长洪行，便是一个青帮分子。陈明仁怕他利用帮会的势力发展自己，他觉得要掌握住这支军队，就必须既是他们的师长，又是他们的帮会大哥。于是他托人到贵阳找到了帮会头头陈葆元，以三万三千元的法币，为自己换取了一个帮会前辈的美称。陈葆元接受了重金，当即以个人名义举行宴会，邀请与他有关的青帮头目欢聚一堂。席间，陈葆元当场介绍：“陈师长是我20年前的高徒，各位都应以大哥相称。”酒席宴上恭维不绝，陈明仁逢场作戏，宴罢又在赌场上撒下一大堆银元，从此，部队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陈明仁参加红帮也是一出闹剧，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陈明仁与红帮发生联系也是在1942年。当时，他经常到贵阳师管区司令胡启予家里去打牌。胡是红帮分子，每次进门，陈明仁都随便把帽子放在桌上，两只手套置于帽内。他的这一习惯举动却无意巧合了红帮的暗号，胡启予误认为陈也是红帮的成员。

这年夏天，蒋介石命令陈明仁率部去川南接管周成虎的防区。周成虎是四川军阀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驻守泸州，管辖川南八县，不听国民党中央的节制。蒋介石曾几次派人去接防，都引起了武装冲突。任务交给陈明仁后，陈明仁内心很高兴，他想，别人办不成的事，我若办成了，不就更证明自己高人一筹吗！他分析了川南和周成虎的情况后，决定吸取以往的教